

張老師電話，您好！訪周祝瑛學姊

採訪：葉靖雲、葛湘璋

文：葉靖雲（政大教育系 杏壇 1982）

周祝瑛學姊現任職於桃園縣張老師，她曾擔任過杏壇的編輯，是一位非常熱心的學姊。杏壇編輯小組訪問她的目的在使教育系的同學對張老師的工作有個大概的認識，除此之外我們還談到了很多問題，如學生與職業人的差異、服務的人生觀、自我實現等等。與學姊談話是一種享受，專注的眼神，和藹的笑容無不展現她的關懷與熱心。學姊雖然個兒嬌小，給我的感覺卻是精力充沛、有自信、有原則、樂於助人的，像個充滿理想的宗教家，又像是勇往直前的實踐家。以下就是我們採訪的實況記錄：

從學生到職業婦女心態的轉變？

大學時代因為處在校園的環境，有人說大學生是一群犯了錯不用負責任的人，犯錯後沒有人會去追究他的錯誤。但是身為一個社會人士情況就不一樣了，尤其身為張老師，面對的是社會上會發生困擾問題的人，就是個案，此時我走的路不能有任何犯錯的地方，畢竟沒有了校園這一道圍牆的保護，就等於是一個獨立的個人，要去扮演的是面對社會群眾的角色，這時人家對我的要求已不是大學生那樣的浪漫、風趣、瀟灑和不修邊幅。最明顯的就是心態上的改變，在穿著、行為舉止方面也有人要求。我是覺得踏出校園後就是成人的社會，這時比較不像從前那樣容易做夢。還好我在大學時代一直有機會去參加社會的行列，所以感覺上還沒有超出自己當初的想法太遠，踏入社會之後感覺在心態上是有差異，但是對社會上的看法及對自己的肯定差別不大。

為何想到去從事張老師的工作？

擔任張老師這個工作是很突然的，大四時我一直在準備研究所的考試，自認為那是我最用功的一年，但沒想到孤注一擲竟然馬失前蹄，沒有考上。知道了沒考上，有一陣子相當消沈和難過，過了一段時間，我又振作起來，覺得應該要馬上面對就業的問題。畢業前我曾在地方法院從事觀護、輔導的工作，很湊巧的那時候我參加大專輔導員的授獎典禮，遇到一位義務張老師，他告訴我團委會正在招考張老師，不妨去試試看。我是一個思想和行動結合的比較快的人，想到就去做，報名後才知道我是二十幾個投考人中唯一沒當過義務張老師的，而且又是逾期報名，參加筆試和面試後我僥幸的被錄取了。剛開始我還不是很想參加，因為在大學時我在地方法院工作，對張老師的概念很模糊，後來因為工作和受訓的關係，我發現這工作蠻有挑戰性的，也因為大學畢業能找到一份工作先穩下來，於是就決定參加張老師的行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覺得一定不要去抗拒新環境的接觸。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我過得蠻愉快的，因為

我接觸的都是人，所以對自己與人相處這一方面的磨鍊很大。我從事的是專任張老師，一方面是對外和對內的行政工作，一方面照顧義務張老師，有時也會接一些個案。由這個工作中我了解現在社會上有那些問題的存在。對我本身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磨鍊機會，因為那兒的工作要求很多，不管在時間上或精神上的付出都很大，沒有固定的假日，工作時間有時也應需要而增加。但我把這些視為一種磨鍊，讓自己不論在脾氣或修養方面慢慢的變好，進而改善家庭的氣氛，這對我自己是有幫助的。

一個轉導者應有的基本態度是什麼？

輔導是一種助人的專業，當一個個案來找你的時候，你如何運用你的同理接納，還有你的關懷、你的傾聽，針對這些技巧讓他對你產生信賴之後，他就把他的問題提出來與你共同討論，然後你如何利用你的專業知識、經驗，還有一些晤談的技巧等等，讓他能夠更加澄清他的問題，讓他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他所忽略的，幫助他了解他應該怎麼做。輔導有一個很高的境界，即我們不是告訴他如何做，而是幫助他處理問題的能力。舉個例子說，有些個案打電話來，我接了電話：「張老師電話，您好。」他就開始傾訴，我在當中沒有插什麼話，只是用一些附和的口音，僅僅如此，到後來，那個案自己講了一句話：「張老師謝謝你，我現在知道應該怎麼做了，謝謝你聽我一說。」就掛斷了電話，但我並沒說什麼，只是專注的傾聽，因為在他的談話中，就等於把他的問題重新再想過一次，就知道該怎麼做了。不過這是比較運氣的一面，也有比較困難的問題，比方說工業社會裏常會遇到神經緊張、精神官能症這方面的問題，這種類似精神或神經患者，通常我們會提供他們資料，使他們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醫療機構去幫助他，這時我等於是一個中間轉介人。

在從事張老師這樣一個服務性的工作之前，對「服務」這兩字的概念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就是中山先生所說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我本身對人很感興趣，當初所以會唸社會科學這個領域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因為對人感興趣，我常常會懷疑自己能為社會、家庭做什麼事，無形之中會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影響別人或幫助別人。學生時代我常有機會擔任班級幹部，一方面自己個性比較開朗喜歡和別人接觸，在大學時代的一些嘗試到後來好像變成無形中栽下的樹木。比方說暑假的快樂兒童假期就是那時候我們一群人，因無聊而產生的嘗試，現在已變成系裏的固定活動，這也是一種服務人生，也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過程。

對「服務」的感覺和看法？

我一直很強調天生我才必有用，既然我生下來就有我的目的，就不要辜負身為人的一個機會。我的思想和行動結合的比較快，往往在行動之後，再慢慢

地加以修正，我絕不是一個發明家而是一個實行者。對於服務的人生觀我覺得很難用具體的話來形容，但總是期許自己往這個方向走。我認為自己若有服千百人之才的話，就要服千百人之務。

對於欲從事張老師的學弟妹之建議

在大學時代有機會就應參加類似張老師的團體，不但可接受專業訓練，也可幫助自己的成長。以目前桃園地區來說，每年三、九月對外招考義務張老師，資格是大學三年級以上的相關科系，或是一般的社會青年，但其學歷必須在大專程度以上，可以到救國團分部報名。台北的情況也差不多，但因報名的人很多，所以速度要快，訓練的時間有半年，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輔導的概念，第二個階段是助人的技巧，第三個階段是義務張老師的實習。課程和時間的安排相當密集，其間會淘汰一些不適合的人，半年後接受張老師聘書的都是相當有心從事這項工作的。從事這種助人工作，自己的收穫也很多—自我肯定、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

叮嚀學弟妹的一些話

我曾經在吳靜吉博士的心理與人生一書中看到大學時代有四個夢在追求，第一個是人生價值的追求，第二個是追求良師友，第三個是追求終身的職業或事業，第四個是愛的尋求。由這四方面來看我想到我在大學畢業紀念冊上曾寫了九個字「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我對宋朝註明儒者程灝所說的這九個字有很大的感觸。現在我分別討論之：

第一居處恭—學生時代因為生活比較悠閒，所以會產生很多夢想，記得那時候有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聊天，有個同學說他想辦一所幼稚園，怎樣使我們的下一代過得更愉快、更健康、更幸福。在這時期因很用心的在生活，比較留意周遭所發生的事情，會去關懷，也會產生很多夢想，居恭處就是形容這時候的心境。現在我是一個職業婦女，常常會想起兩句話「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卑瑣不以為貶。」這就是說在繁忙、劇變的時代並不覺得有什麼憂慮，因為你很肯定自己的方向。「安卑瑣」就是說即使將來你所處的行業或你的身分地位很卑下，如同清道夫，但是不以為自己是個貧賤的人，也不會因為生活上、工作上的忙碌而覺得惶惶終日。不要因為我同學是大學教授而自己是個小教員而覺得很卑下，我常用這兩句話來勉勵自己。

第二執事敬—剛才我提到過大學生有犯錯而不負責任的權力，所以你要儘量去嘗試，不要怕犯了錯你承當不起，其實很多事就是在嘗試階段做出來的，所以大學時代要去嘗試、探索、發揮、創造，不要因前人給我們的固定印象而受限制。在嘗試、探索、發揮、創造中你會更肯定自己的方向，更了解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我覺得真正的學習在踏出校門之後，此所謂的學習是說真正與社會結合的學習。在學校中培養一些能力，如參加社團的能力、領導能力、學人相處的能力等，這些都是磨練出來的，在此時能有這樣的體驗，到社會就能

適應的好。

第三與人忠—我認爲學教育、學社會科學的人，不論從事任何行業，總是活在人群當中，你的學問、你的品德會幫助你成爲一個成功的人，但光憑這些是不夠的，你還要去追尋與人相處之道，學習怎樣與師長、同學相處的很愉快，但這並不是鄉愿式的愉快，而是讓人覺得你很坦誠。從事教育工作面對的是下一代，你沒有一個可愛的人格、可愛的個性讓人家喜歡你、想接近你，那你就是很失敗了。與人忠就是坦誠，與人相處是有技巧的，要去多多磨練。在內求的功夫上會讓自己早一點成長，不會因情緒上的困擾而感到自卑、沒有信心。如果還有最後一點，就是同學的紛紛結婚讓我有個感觸，因畢業之後，所面臨生活上的壓力馬上就來，如生活的壓力、父母親的壓力、婚姻的壓力、事業的壓力，這段期間若工作的尋找不順利，在自我肯定方面沒有很穩的話，往往會在倉促的情況下，好像只要抓到一個人就可以寄託，有些人就在這種情況下結婚，不能說這是不明智的舉動，但是有點莽撞。所以我認爲學生時代在感情方面可以去磨鍊，不是抓一個對象，而是在愛情方面去體驗。如此很用心的生活之後，你會了解自己所為何來，所去何爲。

因學姊下午上班，所以訪問到此不得不結束，臨去前她表示若是大家有什麼事願與她一起討論或是需要她的幫忙，都可寫信或打電話至桃園縣張老師與她聯絡。